

◆ 世事写真

十四楼春秋

白海燕

下楼坐电梯,到十四层,进来两个人——一个朴素的中年妇人,一个背书包的平头男孩。

男孩我认识,在附近一所小学读六年级,因为父母在上海谋生计,原来是由奶奶带着,每天奶奶领着他步行上下学。可几年前,奶奶病逝,妈妈不得已回来了,现在一直是娘俩在家——还有一个哥哥正

读高中。一栋楼上下,我们也都熟悉。可今天这个女人却陌生得很。看情形,她是送男孩上学。

我忍不住拍拍男孩的肩问:“妈妈呢?”

一旁的女人,摸了摸男孩的后脑勺,接道:“去上海了,想多挣几个铜板。两个儿子,要日子过哦。”

“哦!那您是……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我是他舅妈。”女人指指男孩。

“以后就由你陪读了?”

“先带带吧。”女人点头,脸上现出一份无奈……

出小区,他们向右,我向左。

我想起男孩的奶奶,那时也才六十几岁,但显老态,人瘦,掉了牙,嘴巴瘪瘪的,有点驼背。每天把哥俩侍候好,一有空就拾荒,用蛇皮袋装着拖回来,就堆在十四楼的楼道。我每有纸壳之类也送给她,她的瘪嘴总会现出很感激的笑。后来我就直接搁门边,也不多说。在这栋



全家福 李肖容 摄

楼,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位老人,进进出出,一老一小的身影也常常牵动我的目光。

有段日子,我和他们一直没碰上。可有一天,在电梯里,我忽然发现男孩身边换了一个人,一个鬓白不少的女人,于是问男孩情况。才知道,仅几个月间,奶奶生重病又无法出门治疗,走了!而站在旁边的,就是她的媳妇,男孩的妈妈。

我不敢置信,短短时间,老人就走了。也不敢置信,妈妈竟这么苍老,毕竟孩子只这么大。

以后和妈妈也熟了,不止一次听她诉苦:两个儿子,要钱的日子多,以前还指望奶奶帮衬,她和老公能安下心在外。现在呢?就了这头,就不了那头,两头挂心。

得知她和我同龄之后,更有一份怜惜。再照镜子发现白发时,我没那么激动了,想起十四楼的妈妈,凭什么要岁月对我开恩?不过,妈妈的苦衷影响不到扑扑长高的男孩,看得出他更享受这份陪伴。作为一个常年留守的孩子,奶奶的离开换来妈妈的归来,幸福可能大于悲痛吧。

可是他的幸福却也有限得很,现在,妈妈顾另一头,还是选择了离开,让舅妈来接手照料了。不知道,当他有时从作业堆里抬起头,看到舅妈,会不会恍惚以为是妈妈,或者奶奶?

◆ 流年碎影

张黄鳝

檀长乐

秧苗刚插下去不久,田里的水还泛着新泥的腥气。傍晚时分,我蹲在灶屋门口,就着最后一抹天光穿蚯蚓。粗壮的黑蚯蚓在竹签上扭动,像一根根会动的黑线。奶奶在灶前忙碌,柴火噼啪作响,炊烟裹着饭香,飘进暮色里。

黄鳝笼是我亲手编的,竹篾削得很薄,笼口收成一个巧妙的漏斗。我特别爱看炎树叔编笼子,他的手指粗糙却灵巧,竹篾在他手中翻飞,像跳舞。看着看着,就自己学着破蔑、编织,手指头不知道被蔑和刀划破多少次,但始终没有打消我学编黄鳝笼的念头,慢慢地,终于学会了。祖父头一回看到我编成的黄鳝笼,乐得山羊胡须一翘一翘的,说我家祖祖辈辈从来没出过蔑匠,没想到在我这辈出现了。

晚饭后,我挑着成捆的黄鳝笼往田里去。月光很淡,像一层纱蒙在秧苗上。蛙声此起彼伏,远处传来几声犬吠,我蹲下身,将笼子轻轻放入水中,插好树枝做记号,又去下一个位置。

夜色渐深,田野笼罩在一片朦胧的静谧中。远处的村庄只剩下零星几点灯火,像是天上的星星落在人间。偶尔有夜鸟掠过,翅膀划破寂静。

继续在田埂上穿行。水田里倒映着破碎的月光,像是撒了一地的碎银。黄鳝笼入水时激起一圈圈涟漪,打破了水面的平静,但很快又恢复如初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,我就摸黑出门。露水很重,打湿了裤脚。循着记号收拾一个个笼子,有的笼子沉甸甸的,摇晃时发出脆嘟嘟的响声,那是黄鳝在挣扎;有的笼子轻飘飘的,摇一摇,只有水声;偶尔听到软绵绵的动静,心就提起来——那多半是水蛇。远处的天际泛起鱼肚白,星星渐渐隐去。村庄开始苏醒,鸡鸣声此起彼伏,我挑着收获的黄鳝笼往家走,脚步轻快,心里充满欢喜。

回到家,把黄鳝倒进缸里,它们扭动着细长的身子,在水里划出一道道波纹。奶奶挑出几条肥的,准备红烧。剩下的养着,等周末拿到街上去卖。杀黄鳝时,奶奶总要用剪刀在它们背上划几道口子,说是这样烧出来更入味。灶屋里很快飘出香味,那是自家晒成的黄豆酱和姜蒜混合的味道,夹杂着黄鳝特有的鲜香。

周末的安庆街上热闹非凡。我提着装满黄鳝的水桶,挤在人群中叫卖。街边的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,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。买黄鳝的人熟练地挑选着,讨价还价。大半桶黄鳝卖完了,我小心翼翼地数着挣来的钱,盘算着晚上该在哪一片水田中再布下笼子。



◆ 安庆地理

碧水冶溪

一苇

仲春时节,踏上冶溪的大地,甫一下车,长河旖旎,两岸枫杨竞相梳妆,一曲悠扬的水墨长卷,悄然铺展在皖西南大别山的怀抱之中。一场桃花雪与司空山不期而遇,苍山沐雪,身姿巍峨,深情凝望脚下的冶溪大地,潺潺流淌的冶溪河,闪烁着灵秀的光芒,宛如遗落在大别山中的一颗明珠。

春日里,冶溪的水是嫩绿的,带着山间草木的清新与生机。晨曦初照,薄雾轻绕,水面泛起层层细腻的波纹,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,在宁静的画布上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景致。古树成行,在空中枝柯相接,树上生树,树上再生树,树上还生树,有的树一株上有四五种树。榭寄生是冶溪古树上寄生的“常住民”,栖居古树的梢头,成一个个花冠,在风中荡漾。有人这样说榭寄生,“思念通常只有一个方向。因为你思念的人,未必会思念你呀!”然而,在这里,古树给榭寄生爱的供养,榭寄生装扮古树春夏秋冬的明艳,和谐共生,不弃不离。调皮的鸟儿会在榭寄生丛中安家,一样不弃不离。婉转的啼鸣与流水的欢歌相和,流水是婉转的,啼鸣是绿色的。

来呀,看麦子呀,一垅垅的麦苗正在葱葱拔节,碧野青青,你的眼睛也绿啦。水田潮润起来了,一群群的鸭子在田间游弋,觅食,黄牛在水田间静默,几只白鸟飞来,停在牛背上,牛背动起来,鸟儿歪了歪脑袋,又飞上了枝头。桃花开得正盛,几只母鸡在花海里东瞅瞅,西望望,我轻轻地问它们:“哎,你们干嘛呀?”有一只居然吓得掉进草丛。

坐在长河边,想想这冶溪人也真是有趣,一条河的取名也是随意,河嘛,长嘛,就叫长河。这河流啊,一直流到太湖县的花亭湖,一直流到长江。这河宽啊,依稀能看到对面倒映的树影,烂漫的无际金黄,是盛开的油菜花海呀。稻田里,已经有农人开始在做育秧的准备,我仿佛看到绿油油的秧苗在微风中轻轻摇

曳,那是大地母亲最温柔的抚摸。到了夏季,这水会是什么样的丰沛而热烈呢?冶溪,这个被誉为岳西粮仓的地方,因水的丰盈而生机勃勃,每一滴水珠都蕴含着生命的力量,每一片绿叶都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

然而,这水并非天然的灵秀与丰沛,其背后藏着岳西水利人无数的心血与智慧。面对曾经肆虐的洪水,面对河流的淤积与混乱,面对河里有水而庄稼饥渴的窘境,岳西水利人统筹谋划,多方争取,只为那一份水晏河清的承诺,只为这块热土的丰收。

东方红水利工程的整治,便是智慧与努力的结晶。这座工程,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,屹立在冶溪北部,见证岳西水利人的坚韧与执着。他们深知,水利是农业的命脉,更是民生之本。为了这方土地的安宁,他们跑遍每一个角落,测量、规划、设计,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无尽的心血。他们与时间赛跑,与自然抗争,终于让整治后的东方红水利工程成为了冶溪的一道亮丽风景线,不仅有效防控了洪水,还改善了灌溉条件,让岳西的粮仓更加稳固。

而长河的整治,更是岳西水利人绕不开的拦路石。这条河流曾给两岸人民带来太多苦楚。岳西水利人深知,只有驯服这条河流,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。他们再次挺身而出,从河床的疏浚到堤岸的加固,从生态修复到景观打造,甚至细致到对沿途每一棵古树都精心呵护,终于,昔日的狂野之河,今日碧波荡漾,两岸古树成荫,花香四溢,成了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,成了外来客人不能不去的岳西秘境。

如今,站在司空山脚下,望着那碧波荡漾的长河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激流。这碧水之中,蕴含着岳西水利人的汗水与智慧;这河清之中,凝聚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爱。冶溪,这条大别山中小江南之水,因他们的努力而更加灵秀,更加丰沛,更加安宁。